



中国经典名著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(六)

〔明〕罗懋登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师露本相 阿丹小国抗天兵 1
- 第八十五回 黄凤仙卖弄仙术 阿丹国贡献方物 . . . 14
- 第八十六回 天方国极乐天堂 礼拜寺偏多古迹 . . . 25
- 第八十七回 宝船撞进酆都国 王明遇着前生妻 . . . 38
- 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导王明 王克新遍游地府 . . . 51
- 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诉冤取命 崔判官秉笔无私 . . . 63
- 第九十回 灵曜府五鬼闹判 灵曜府五官闹判 76
- 第九十一回 阎罗王寄书国师 阎罗王相赠五将 . . . 88
- 第九十二回 国师勘透阎罗书 国师超度魑魅鬼 . . 100
- 第九十三回 宝竇船离酆都国 太白星进夜明珠 . . 112
- 第九十四回 碧水鱼救刘谷贤 凤凰蛋放撒发国 . . 125
- 第九十五回 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个字度化五精 . . 137
- 第九十六回 摩伽鱼王大张口 天师飞剑斩摩伽 . . 150
- 第九十七回 李海诉说夜明珠 白鳍王要求祭祀 . . 162
- 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圣来参 宗家三兄弟发圣 . . 174
- 第九十九回 元帅鞠躬复朝命 元帅献上各宝贝 . . 187
- 第一百回 奉圣旨颁赏各官 奉圣旨建立祠庙 198

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师露本相 阿丹小国抗天兵

诗曰：

作曲是佳人，制名由巧匠。
鹧弦时莫并，风管还相向。
随歌唱更发，逐舞声弥亮。
宛转度云笼，逶迤出蕙帐。
长随画堂里，承恩无所让。

却说国师老爷接着笛儿在手里，点两点头，说道：“我认得了。”元帅道：“认得是那里来的？”国师道：“且从容告诉你。待等仙师出来，贫僧亲眼见他见儿，一总才实。”道犹未了，蓝旗官报道：“引蟾仙师骑了一匹青牛，跨了两口双刀，声声叫道：“是那个又偷了他的铁笛，是那个又串拐了他的地里鬼，在那里恨上恨下，咬牙切齿，好不利害也！”国师道：“待贫僧出去看他看儿。”国师站在船头上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畜生在这里这等维持，全然迷失了真性！”众人只说国师老爷骂那仙师坐下的青牛，那晓得说得就是那个仙师。国师老爷说道：“你们都站着，我去就来。”国师轻移几步，只见白云惨惨的围住了国师，一会儿就不看见在那里去了。去到了敌楼之下，把个圆帽旋一旋，除将下来，头顶上就透出一道金光。金光里面就现出了佛爷爷的丈六紫金身，左有阿难，右有释伽，前有青狮白象，后有韦驮天尊。

佛爷喝声道：“畜生！你在这里做甚么？”引蟾仙师



听见说“畜生”两个字，心下就虚，抬起头来，猛空的是个佛爷爷在上，心里吃好一大惊，想说道：“怪得这些宝船来下西洋，抚夷取宝，原来是我佛爷爷在上面。”未及开口答应，佛爷爷又叫声：

“利名星何在？”只见一声响，吊下一个牧童来，一手一条鞭，喝声：“那里走！”恰好在青牛背上，驮的也是一条牛，只是颜色是个纯白的。一个牧童骑着一只白牛，腾空而起，只剩得一条青牛在这里，没发落处。

国师收了金光，云收雾卷，又在船头上。二位元帅说道：

“敢问国师老爷，这是一段甚么缘故？”国师道：“这个话尽长哩！”天师道：“难得国师这等妙用，也要请教一番。”国师道：“当原先佛母怀了佛爷爷在身上，未及生育之时，归宁母家。过婆罗山上，行了几里，只见一个牧童骑着一只白牛，吹着一管铁笛。佛母听见他吹得腔调不凡，心上有些骇异。渐渐的牧童儿骑着白牛，抹身而过，佛母接过他的铁笛来看一看，原来又是个没孔的笛儿。佛母说道：‘娃娃，你这个笛儿又是铁的，又是没孔的，怎么吹得这等响哩？’牧童道：‘我佛母，你有所不知，短笛横牛背，各人传授不同。’佛母道：‘假如我们也吹得响么？’牧童笑一笑儿，说道：‘我佛母，你吹得响时，你就是个治世老母，我就把这管铁笛和这只白牛，都送了你罢。’佛母拿起来吹上一声，声音响亮；吹上几声，几声按律。牧童跳下牛来，磕两个头，连铁笛连白牛，都送与佛母，牧童腾空而去。佛母得了白牛不至紧，生下佛爷爷来没有乳，就把这个白牛乳养了佛爷爷。故此传到至今，



世上吃斋的吃乳饼，就是这个缘故。”元帅道：“似此之时，这条白牛的功德不小。”国师道：“白牛岂是等闲！按天上的（革乞）鞞星。

那牧童儿又是个等闲的！按天上的利名星。只有利名星牵得（革乞）鞞星动。后来白牛归了佛道，这如今睡在佛爷爷莲台之下。

牧童脱了凡骨，快活天堂之上。只有牧童儿牵得这个白牛动。”元帅道：“适来牧童儿骑着白牛上天去，可就是这两个么？”国师道：“引蟾仙师就是莲台之下的白牛，思凡住世，托为仙师。那管铁笛，就是佛母吹得响的铁笛。故此贫僧一见铁笛，就晓得他的来历；一见仙师，就认得他是个白牛。”元帅道：

“牧童儿是那里来的？”国师道：“是贫僧叫他下来，收服这个白牛上去。”元帅道：“铁笛何不还他去罢？”国师道：“牧童儿手里拿的鞭，就是那管铁笛。”元帅道：“他怎么得去？”国师道：“是贫僧与他去的。”天师道：“佛爷妙用，功德无量。”老爷道：“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。不去拜请国师，空费了这许多手脚。”王爷道：“我学生初到山下，意思要捉住百里雁。我写在石板上，说道：‘雁飞不到处，人被利名牵。’怎么今日牧童果是个利名牵，仙师又是牧童收去？偶尔中耳如此。”当有地里鬼听见王爷讲话，跪上前来，说道：“前日仙师看见王爷题这两句诗，心中闷闷不快，原来也是这等一个缘故。”天师道：

“即此一事，可见得天下的事，都非是偶然。”老爷道：“还有那条青牛，不知是个甚么出外？”国师道：



“叫来我问他。”即时叫过青牛来。国师道：“你是个牛么？”青牛道：“小的是戴嵩画的青牛，修行这几百年，才略有些意思，就被那位仙师老爷骑将来，左要变化，右要飞腾，吃许多亏苦。那里晓得他是条白牛！”天师道：“你可脱化么？”青牛道：“还是个牛，不曾脱化。”国师道：“你还有一牛轮回，到了双泯，自然脱化。”青牛道：“千载难逢，望乞佛爷爷指教！”国师道：“初然是个未牧，未经童儿牧养之时，浑身上是玄色：

生犴头角怒咆哮，奔走溪山路转遥。一片黑云横谷口，谁知步步犯嘉苗。

第二就是初调，初穿鼻之时，鼻上才有些白色：

我有芒绳募鼻穿，一回奔竞痛加鞭。从来劣性难调治，犹得山童尽力牵。

第三是受割，为童儿所制，头是白的：

渐调渐伏息奔驰，渡水穿云步步随。手把芒绳无少缓，牧童终日自忘疲。

第四是回首晓得，转头之时，连颈脖子都是白色：

日久功深始转头，颠狂心力渐调柔。山童求肯全相许，犹把芒绳日系留。

第五是驯伏，性渐顺习之时，和童儿相亲相伴，半身俱变白色：

绿杨荫下古溪边，放去收来得自然。日暮碧云芳草地，牧童归去不须牵。

第六是无碍，到了无拘无束的田地，浑身都白得来，只是后豚一条黑色：

露地安眠意自如，不劳鞭策永无拘。山童稳坐青松下，



一曲升平乐有余。

第七到任运，任意运动，无不适宜，浑身都变得是白，只有一个尾子还是本色：

柳岸春波夕照中，淡烟芳草绿茸茸。饥飧渴饮随时过，石上山童睡正浓。

第八到相忘，牛与童儿，两下相忘，是不识不知的境界，浑身都是白色，脱化了旧时皮袋子。

牛白常在白云中，人自无心牛亦同。月透白云云影白，白云明月任西东。

第九是独照，不知生之所在，只剩得一个童儿：

牛儿无处牧童闲，一片孤云碧嶂间。拍手高歌明月下，归来犹有一重关。

第十是双泯，牛不见人，人不见牛，彼此浑化，了无渣滓：

人牛不见了无踪，明月光寒万里空。若问其中端的意？野花芳草自丛丛。

说了十牛，国师又问道：“你可晓得么？”青牛道：“晓得了。”“晓得”两个字，还不曾说得了，只见青牛身子，猛空间是白。国师道：“你是晓得已自到了相忘的田地。”道犹未了，一声响，一只白牛就变做一个白衣童儿朝着老爷礼拜皈依。国师道：“再进一步就是了。”一阵清风，就不见了那个童儿。只见天上一轮月，月白风清，悠悠荡荡。天师道：“佛力无边，广度众生。这个青牛何幸！得遇老爷超凡入圣。”国师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。那牧童即是人，牛即是心。双泯即人心俱浑化，而证于本然之道。阿弥陀佛！心孰不有？有则当修。



道孰不具？具则当证。牛用可驯，心岂不可修。心既可修，道岂不可证。不修心，不证道：“即牛之不苦。阿弥陀佛！”道犹未了，蓝旗官报道：“诸将统领军马，攻破了四门，拿住国王及大小番官番吏，都在帐前，请元帅钧旨定夺。”元帅道：“无道之君，上逆天命，下虐生民。叫刀斧手过来，一概都砍了他的头，把这满城番子都血洗了他。”三宝老爷怒发雷霆，双眉直竖。王爷也不好劝得天师也不好劝得。只有国师慈悲为本，说道：“元帅在上，看贫僧薄面，饶了他们罢！”国师比别人不同，凡事多得他的佛力，元帅不好违拗，只得吩咐且住。

国师又叫过那一干人来，吩咐道：“怪不得你们负固不服，本等你们是个白眼无珠，不识好列。也罢，自今以后，也不许在这里立国，也不许你们在这里为王，也不许你们众人在这里做甚么番官番吏。”番王道：“我们若不自为一国，我们这个银眼，却入不得那些番子的帮。”国师道：“不立国，自然都是乌眼珠儿，自然入得邦。”——佛爷的言语，就是金口玉言。

后来银眼国果真的白眼睛却都变做了乌珠儿，故此银眼国不见经传。——元帅发放那番王番官番吏回去。元帅又查他国中。

原有两个左右头目，是个知天命的，叫他来受赏。却都远去了，无踪迹可查，一面收营拔寨，一面传令开船。叙功颁赏，各各有差。船行无事，行了二十多日，蓝旗官来报道：“前面又是一个国。”元帅道：“先收船，收船之后，却差游击将军传上虎头牌去。”元帅有令，各自收船。刚收得船住，只见一个番官头上缠着一幅布，身上穿



着一件细布长衫，脚下着的是双靴，走上船来，自称为总兵官，要见元帅。蓝旗官禀明，放他进来参见元帅，行跪拜之礼，元帅道：“你这国叫做甚么国？”番官道：“小国叫做阿丹国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国王叫做甚么名字？”番官道：“叫做昌吉刺。”元帅道：“大小官员有多少哩？”番官道：“文武两班共有五百多员。”元帅道：“军马有多少？”番官道：“马步兵有八千之多。”元帅道：“可有城池么？”番官道：“枕山襟海，城小而坚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国王还是好文？还是好武？”番官道：“树德怀仁，务农讲武。”元帅道：“你此来奉国王之命么？”番官道：“人臣无外境之交，岂有不奉王命者！”元帅道：“国王此来，是个甚么意思？”番官道：“也不过是个送往迎来之常道，苦无他意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番官道：“我叫做来摩阿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回去拜上你的国王，我们是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，来这里抚夷取宝。如有我中朝元宝，取将回去；如无，只用一纸降表，此外别无事端。我有一面虎头牌，是个头行来历，你带去你国王看着，就见明白。倘蒙礼让相先，明日再会。即拒以兵戈，亦不出三日之外。”来摩阿唯唯而去。老爷道：“番官此来何意？”王爷道：“来意不善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得？”王爷道：“既有好意，国王亲自会来。国王不来，便以礼来，岂有单差一个官！况兼应对之间，尽觉得便利，其来意可知矣。”老爷道：“只有八千兵，怕他做甚么。”王爷道：“再差夜不收去体探一番何如？”老爷道：“蕞尔之国，针穿纸过的，要这等细作甚么。”王爷道：“先差几员游击，假扮番子募进城去，里应外合何如？”老爷道：



“割鸡焉用牛刀，那要这等的秘谋奇计。”王爷道：“老公公意下何如？”老爷道：“今日安排筵宴，合家欢乐一番，到明日再处。”王爷道：“这也通得。”到了日西，旗牌官报道：“阿丹国四门紧闭，满城上一片旌旗，不知是何主意？”老爷道：“各人固守城门，你怎么禁得他么？只是明日之时不能投降，再作道理。”蓝旗官散班已毕。

二位元帅即时赴宴，请到天师、国师，各随荤素，各有铺设。四个公公各宴各船，各得官各宴各营。酒行数巡，老爷道：

“军中无以为乐，叫帐下勇士们来舞剑为寿。”即时勇士们齐到，分班逐队，舞一会剑，奉一回酒。舞剑已毕，老爷吩咐军中有善歌者，名营公举举歌为寿。即时善歌的举到，也是这等分班，逐队举一回歌，奉一回酒。老爷道：“军中有能楚歌么？”王爷道：“怎叫做楚歌？”老爷道：“昔日汉王围着项羽在垓下，项羽夜闻楚歌，拔剑起舞，这不是个楚歌？”道犹未了，班中走出一个军士来，磕了头，禀说道：“小的是和阳卫的军家，住在乌江渡口桥里左侧，自小儿传得有个楚歌，不知可中老爷听么？”老爷道：“只要喉嗓儿好就是，歌之文字与你无干。”那军士遂高歌一绝，歌曰：

泰山兮土一丘，沧海兮一叶舟。鲈鱼正美好归也，戴儒冠学楚囚。

歌罢，老爷道：“这正是楚歌思归之意，盈然在耳，列位请酒。”酒尚未乾，三宝老爷一时肚腹疼痛，如霍乱吐泻之状，告辞众位，说道：“王老先生作主相陪，二位老师宽坐一会。咱学生陡然间有些贱恙，禀过列位就寝少



许，即时奉陪。”国师道：“贫僧告退罢。”天师道：“贫道告退罢。”老爷道：

“二位老师若不见爱，咱学生就不敢进去。”天师道：“此时已二鼓矣，夜尽更深，不劳赐坐罢。”老爷道：“咱学生今夜有个通宵之兴，王老先生在这里作主，舞的自舞，舞的奉酒；歌的自歌，歌的奉酒。舞罢继之以歌，歌罢继之以舞。循环相生，周而复始。我明日重重有赏。我暂时告退，少得安息，即就出来。若出来之时，有一名不在者，军法从事。”两边歌舞的毛发辣然。又说道：“二位老师若不久坐，是重咱学生之罪。王老先生若不久坐，就是扫咱学生之兴。”好三宝老爷，把个言语都收煞得定定儿的，却才起身。

起身后来，酒未一巡，老爷差人出来，禀说道：“公公多拜上列位老爷，宽坐一会，宽饮一杯，疼痛少止些，即来奉陪。”顷刻间，酒未一巡，老爷又传令出来，说道：“歌的要歌，舞的要舞，敢有违误，即时枭首。”顷刻之间，酒未一巡，老爷差人出来，禀王爷道：“公公多多拜上王爷，相陪二位老爷，宽坐一会，饮一杯，疼痛少可些，即来奉陪。”顷刻之间，酒未一巡，老爷又差人出来，禀说道：“公公在里面肚腹疼痛，霍乱吐泻，听见列位老爷肯久坐，听见列位老爷肯饮酒，即时间就病减一半；若说道不肯久坐，不肯饮酒，即时就添出十分病来。”王爷回复道：“你去拜上公公，有我在这里作主，相陪二位老爷。公公放心调理，我们直饮到天亮就是。”王爷又差人去问候三宝老爷，回来说道：“老爷贵恙觉得好些，即刻就要出来。”



老爷虽不在外面，一会儿差人留坐劝酒，一会儿传令责备歌者、舞者。国师、天师也不好告辞，王爷也只得勉强作主。

歌者、舞者，吓得只是颤抖，生怕有些不到处，自取罪戾，再敢有个懈怠之时，只是这等留坐劝酒，只是这等再歌再舞，不觉就是五更，不觉已是天亮。天师道：“元帅老爷说是有个通宵之兴，果真是天亮了。”王爷道：“老爷昨夜不该要个甚么楚歌。一个楚歌不至紧，肚子里楚歌了一夜。”道犹未了，蓝旗官禀说道：“元帅有命，请列位老爷进城赴宴，陪夜来疏慢之罪。”王爷还不敢信，问道：“元帅这如今还在那里？”蓝旗官道：“元帅老爷昨夜三更时分，已自进了阿丹城。这如今大排筵宴，在阿丹国国王朝堂之上，相请三位老爷。”王爷道：

“元帅神机妙算，人所不及。”即时都进到阿丹国国王堂上相见，老爷道：“夜来失陪，专此谢罪。”天师、国师都说道：“元帅有鬼神不测之机，唾手功成，可贺！”王爷道：“我学生还不得知，只说老元帅不该唱甚么楚歌，致使肚子里楚歌一夜。”老爷道：“咱原是个意思，阿丹国有精兵八千，咱要唱个楚歌，取个楚歌，吹散八千兵之兆。”王爷道：“今果然也，可谓奇哉！”老爷道：“仗赖余庇，仅免罪戾耳。”马公公这一干人不知道个详细，赶着来问。老爷道：“是个掩袭之计。”马公公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老爷道：“因国王先差下一个番官通问于我，我就借着这个因头，也差下一个将官通问于彼。这是个往还之理，他又何疑？我却就中使上一个计较，差参将周元泰假扮做办事官，外面顶冠束带，里面披细甲，藏利刀，



进朝里通问番王。又差都司吴成扮做个跟随小军，站在朝门上伺候；四门里藏下四个游击，教场里藏下两个水军都督、两个游击将军；约炮响为号。

周参将相见番王，叙话已毕，临行之时，一手抓过番王来，两边文武官上前相救，周参将一手取出刀来，喝声道‘哇！番王之命，悬于我手。你们顺我则吉，逆我则凶！’这一声喝，就是个号头。朝门上吴都司就是一声炮响。四门上四个游击，早已杀了四处把门官，大开城门。我们军马一涌而进。教场里两个都督，两个游击，一齐砍门而入，把四个番总兵官，一个只一条索。及至咱学生进城之时，已经百事停妥，只待咱学生发落。咱学生未敢擅便，请王老先生同来。”马公公道：“夜半蔡州城，不能如此之周悉。”王爷道：“连我学生也瞒了！我说里应外合，老元帅还哄我割鸡焉用牛刀。”老爷道：“恕罪了！兵机贵密，不得不然。”王爷道：“怎么敢说个‘罪’字？才见得老元帅之高。”老爷吩咐请番王来相见，相见之时，王爷待以宾礼，番王甚喜。王爷又吩咐他几句，说道：“国王，你僻处西洋，不知夷夏之分。自古到今，有中国才有夷狄。夷狄事中国如子事父，天分然也。我们领了钦差，来此抚夷取宝，别无事端。你昨日差下一个甚么总兵官，你既不能以礼自处。那总兵官语言恣肆，又不能以礼处人。故此我们元帅教道你这一番，还是我们元帅体恤你们，幸免涂炭之苦。你可知道么？”番王道：“卑未知道，已经禀知元帅来，望乞宽容两三日，修下书表，备办礼物。再有二三，愿以颈血洗元帅之刀，万死无怨。”二位元帅俱各依允，厚待番王，放了四员番将，大宴一场，各自收兵归营。



坐犹未稳，只见军政司跪下，禀说道：“离京日久，赏赐浩繁，目今库藏里面缺少了钱粮。”老爷道：“可支消得清白么？”军政司道：“监守自盗，律有明条，岂可支消敢不清白之理？”老爷道：“还余下多少？”军政司道：“昨日稽查，只剩下得一千二百多两。”老爷道：“有上千还可作用。”王爷道：“我们多少船只？多少军马？”白古道：“军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”这一千两银子，够那个食用？厚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没有赏赐，叫那个肯用力？这一千两银子，够那里赏赐？”老爷道：“粮草还有哩！”王爷道：“前程还远，万一缺少，从何所来？”老爷初然还不觉得，听见王爷说了这些利害，心上就吃了些慌，说道：“王老先生言之有理。只一件，在此穷途中，无所措办，万一有缺，怎么前行？怎么捱延岁月？不如转南京罢。”王爷道：“我们离南京已经五载，即今转去，也得周年。这一千两银子，可足周年之用么？”侯公公道：“怪不得钱粮缺少，遭凡有些礼物，只做清官，毫厘不受。这如今却也腿肚子里转筋了。”老爷道：“既往不咎。只是为今之计，要个长处。”王爷道：“老公公不必焦心，学生有个挪移之法。”老爷道：“怎么挪移得？”王爷道：“天地生财，止有此数，不在官，则在民。普天下的银子，也只在官民两处。何况我船上的银子，这库藏里面的钱粮，不过是赏赐所用，却不还在船上么？”老爷道：“好去取回他的来？”王爷道：“怎么取回他的？只是老公公这里传下一面转牌，晓谕各船大小将校知悉，凭他肯多少的献出多少来，俟归朝之日，奏闻朝廷，见一还二，有十两，还二十两；有一百两，还二百两，有一千两，还二千两。



这却不是个挪移之法？”老爷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即时写下转牌，传示各船大小将士知悉。

传到后营船上，唐状元接着牌，对着黄凤仙说道：“我们收拾起来，不知有多少银子？”黄凤仙道：“三五百两象是有了。”唐状元道：“到不如王明那狗头，前番两三日之间，得了三千多两。”黄凤仙道：“没事讲起银子来，岂为国忘家之道？”唐状元道：“不是我讲银子。只因元帅一曲转牌，传示各船大小将校，借办钱粮。这如今凡有多少银子，尽多少献出去，等到回朝之日，奏闻朝廷，一两还二两。”黄凤仙道：“有这话来？”唐状元道：“现有转牌在这里。”黄凤仙接过牌来，果真是牌上说道：

征西大元帅郑为公务事：照得宝船，离京日久，赏赐浩繁，以致钱钞匮乏。为此传谕各船大小将校，凡一切前此赏赐银两，除花费外，现在若干，据实转呈帅府登簿，充办军用，凯旋之日，奏闻朝廷，见一还二。不愿银两者，许计银两多寡，给官大小。转移之术，公私两利。各官务宜悉体，从实具呈，毋得隐瞒遗漏，亦不许因而别生事端，取罪不便。须至牌者。

看牌已毕，黄凤仙道：“只要银两有何难哉？待我亲自去见元帅，愿送银两公用，不愿取还。”唐状元不知他的意思，说道：“夫人差矣！我和你狠有，不过三五百两，毡上毫何补于用？”黄凤仙也不说破，只说道：“一个三五百，十个三五千，百个三五万，积少成多，岂不为美！”唐状元只说是真，同了黄凤仙到于中军帐外。只见帐外竖着一面牌，牌上写着“借办银两者，抱此牌进”。黄凤仙即时抱牌而进。元帅道：“黄将军借办银两么？”黄凤仙



道：“是小将因见元帅转牌，知得军中缺乏银两，故此特到帐前来输纳。”元帅所知道输纳银两，不胜之喜，即时叫军政司取过文簿来，把黄凤仙的银两数目登簿。老爷道：“借办官银，是黄将军破簿，也算一个头劲。”取过簿来，王爷道：“你是多少银两？拿出来对过，好登录文簿。”毕竟不知黄凤仙果是多少银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黄凤仙卖弄仙术 阿丹国贡献方物

诗曰：

思妇屏辉掩，游人烛影长。
玉壶初下箭，桐井共安床。
色带长河色，光浮满月光。
灵山有珍瓮，仙阙荐君王。

却说王爷道：“你有多少银子拿来对明，好登录文簿。”黄凤仙道：“还不曾带得银子来。”王爷大怒，叫左右的推出黄凤仙去，梟首示众。黄凤仙道：“好意借办银两，怎么就梟首示众？”王爷道：“你既没有银子，怎么叫做借办银两？引例当欺侮朝廷论，于律处斩。”黄凤仙道：“先登了文簿，落后对上银子，凭要多少就是。”王爷道：“你说凭要多少，故把这等大话来降我们。我这里要银一百万。”黄凤仙信口所说：

“就一百万。”把唐状元站在一边，吓得只是小鹿儿心头撞，想是这妇人花心风发了，莫说一百万，一千在那里？一百两还差不多儿。王爷道：“军中无戏言，说了一



百万，就是九十九万还成不得。”黄凤仙道：“元帅在上，小将怎么敢说个诳言，自取罪戾！倘若元帅不信之时，小将情愿立下一纸军令状，交在元帅台下，如少一两，甘当斩首示众。”三宝老爷道：“既有军令状，就便自罢了。”王爷道：“你拿军令状来。”黄凤仙一手笔，一手纸，两手就是一张军令状，书了名，押个字，后面又写着“同夫武状元唐英”。唐状元道：“你写着我，我敢来画字？”黄凤仙道：“只要你画个字，你就不肯么？”唐状元道：“画字何难？你这一百万两银子，从何而得？”黄凤仙道：“没有银子，不过只是个死罢了。”唐状元道：“你便自送其死，终不然教我和你同死么？”黄凤仙道：

“你是个状元，岂不闻生则同衾，死则共穴？”唐状元道：“你既读书，岂不闻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？”黄凤仙好恼又好笑，说道：“咳，季子不礼于嫂，买臣见弃于妻。人只说是妇人家见识浅，原来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，都是顶冠束带的做出来。”王爷道：“罢了，不消他画字。只你这银子，还是几时有得来？”黄凤仙道：“元帅在上，救兵如救火。就在眼面前，怎么说个‘几时’的话？只不知这是甚么时候？”王爷叫问阴阳官，阴阳官回复道：“已是巳时三刻。”黄凤仙道：“既是巳时三刻，小将在午时六刻，献上这一百万银子来。”唐状元只是缄口无言，连众将官也都不晓得他是个甚么出处，连王爷看见他语言慷慨，全无惧怯之心，也老大的犯猜，说道：“你既是一时三刻有得很子来你且自去着，止留下军令状在这里。”黄凤仙道：“小将就在元帅当面取将来，怎么又到那里去哩？”王爷道：“你自去取来罢，怎么要在我面前？”

